

1223

论中国哲学史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7791 7

论中国哲学史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 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浙江人民出版社



论中国哲学史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93,000 印数00,001—10,5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03·3 定 价： 3.30 元

1.01

60684/21

前 言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从北宋到明清之际七百年间，一直占居着统治地位。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国外。因此，宋明理学一向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宋明理学有较多的唯心主义和封建糟粕，但在理论思维方面却达到了较高水平。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才能正确地总结哲学的理论思维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说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

为了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剖析宋明理学，1981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杭州联合举办了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这是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以来，继1979年10月在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后的第二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专业和业余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瑞典和斯里兰卡的学者。

讨论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宋明理学的性质、特点、派别及其历史地位；程朱理学及其评价；陆王心学及其评价；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讨论会收到论宋明理学和论中国哲学思想的论文一百八十五篇，专著三部。除许多论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外，我们又选编了两个专集，分别题名为《论宋明理学》和《论中国哲学史》。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出版。

两部论文集对宋明理学各派和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均有论述。《论宋明理学》专集中，论宋明理学的性质、派别、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论朱熹、王守仁的文章较多。《论中国哲学史》专集则包括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古代、近代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文章及有关资料。这与此次讨论会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界近年来科学研究和这次讨论会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在选编时，注意了选收观点不同的文章。两书所选文章及其排列次序，均由出版社最后决定。

两部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衷尔钜主持，编辑是（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国轩、许抗生、严健羽、衷尔钜、焦树安、葛荣晋。编辑工作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史研究的	
指导原理和基本方法	无 逸 1
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	王国轩 19
哲学的党性原则是研究哲学史的科学原则	杨宪邦 31
论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的形成	周继旨 45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特征初探之一	
儒教的再评价	任继愈 67
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	卢育三 80
《非儒》篇为墨子遗教说质疑	葛懋春 97
论庄子的“道”	马 序 107
——浅涉理学一源	
简论魏晋玄风	汤一介 119
《华严金师子章》评述	方立天 130
陈亮叶适学派性初探	陈玉森 152
论杨万里的哲学思想	朱葵菊 167
浅谈王廷相哲学的几个问题	王 冶 赵德志 181
王廷相对辩证法的历史贡献	葛荣晋 196
陈确的哲学思想	严健羽 216
陈确三论	辛冠洁 237
——陈确对程朱理学的三次发难	

傅山思想与理学	魏宗禹	257
李颀“悔过自新说”刍议	丛小平	272
龚自珍哲学思想述评	孙实明	284
戊戌时期改良派对理学的批判	邝柏林	294
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家庭观	丁文	313
关于梁启超早期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	蒋俊	330
——与《中国近代哲学史》编著者商榷		
彝族著作《宇宙人文论》的哲学思想初探	田光辉	348
朱熹在福建墨迹考释	高令印	363
简论高丽朱子学的社会作用	谢宝森	376
宋学之传入日本及其早期传授状况	华国学	394
——中国中世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初探之一		

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史研究的 指导原理和基本方法

无 逸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地进行中，讨论的重点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是包括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它的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等等。本文是在另一个范围内讨论问题，即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

《哲学研究》1980年第12期刊登的一篇题为《正确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简况》的报道中说：“有的同志提出，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不一定要提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数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学科并没有提出什么基本问题，为什么哲学一定要一个基本问题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古代哲学那里并不成为一个基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准确性、必要性和普遍性表示怀疑。”又说，“用哲学基本问题去划分哲学阵营，是形而上学”，“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辩证法。”“有的哲学家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既不是唯物主义又不是唯心主义”。1981年1月25日《文汇报》和同年3月2日《光明日报》的文章中，都转述了与上引一段意思大致相同的话，并说，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还主张，研究哲

学和哲学史，“可以不要提哲学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哲学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对一切哲学世界观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进行概括的一个著名原理，它一直是我们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上面引文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恩格斯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准确，有无必要；研究哲学和哲学史要不要坚持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指导。本文打算围绕这几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近代发展过程及其实质

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这是恩格斯于1886年首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作出的。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思维还是存在？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①，即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阵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宣布为哲学上的基本派别作了进一步肯定，并且根据这一著名原理加以发挥，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②。

恩格斯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准确，是否必要，让我们先作一点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恩格斯作出这个概括根据是什么，考察和总结了什么历史事实？列宁对这个概括的肯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44页。

其意义何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历史上偶然出现的问题，自从人类有哲学思想以来，人们实际上就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还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思考着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即对思维与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的探索。即使在中世纪，在经院哲学统治下，迫使理性服从信仰，哲学变成“神学的侍婢”的情况下，哲学基本问题也没有被取消，它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中心问题。那时，对什么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是针对教会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而提出来的，即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到了近代，哲学基本问题就更突出了。恩格斯说，是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这个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应该说，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家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更是以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为轴心围绕它而展开讨论的。费尔巴哈说，思维与存在“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经提了出来”（《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领》）。这就是说，康德把世界一切现象归纳为精神和物质两类，从而把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康德承认在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同时又断言，客观实在作用于感官而引起的感觉并不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映象，而仅是现象。现象和“自在之物”是不可逾越的，现象属于人的认识可以达到的此岸世界，“自在之物”则是超验的、认识不到的彼岸世界。这样，康德就把统一世界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康德这种二元论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然不能解释世界的统一性，不能解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根本的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费希特看到了康德的这个缺陷，他用抛弃“自在之物”的办法去消除康德二元论的矛盾。他从“自我”出发，断言世界上的“非我”是“自我”活动的结果，“自我”产生“非我”，即主体产生客体。换句话说，一切都在“自我”之中，“自我”是唯一的存在，意识创造存在。就是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费希特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决。

谢林不满意费希特这种解决，他认为，把“自我”看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是片面的，主体与客体不存在谁先谁后，这个产生那个的问题。他鼓吹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的同一是万物的始基。他说的这种绝对的同—既不是客体物质，也不是主体精神，又不是二者之间的某种中间的东西，而是宇宙精神的无意识的状态。

黑格尔觉察到谢林鼓吹的“同一哲学”中隐含二元论的因素，因为，按谢林的说法，那个精神力量“绝对”被置于自然界和人类意识之外。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去弥补谢林的这个漏洞，他把绝对观念作为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基础，自然界和社会现象都是由绝对精神派生的。世界不仅起源于绝对观念，而且存在于绝对观念之中，世界的发展也是绝对观念的发展。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思维就是存在，思维就是主体，存在是宾词。

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并没有真正消除康德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只是把矛盾留在思维内部。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费尔巴哈鲜明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如下：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客体。存在决定思维，而

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存在是它自身所决定的……它自身就是它自己的基础。”（《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14—115页）

费尔巴哈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这样的解决，就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可是，费尔巴哈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得很狭隘。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作为有肉体的实在存在才能思想，精神是肉体所决定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很不够的。他不懂得这个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规定着哲学其他问题的回答，更不懂得它是划分哲学家归属于哪个阵营的根本标准。

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高度，考察了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争论，总结了近代以来到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个问题探讨的成果，在费尔巴哈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就把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

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一，阐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内容，从而使划分哲学家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阵营有了科学的标准；二，给予我们一条理解和掌握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哲学史研究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史上，对于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说法繁多，有的解释非常混乱，有的更是肆意歪曲。例如，在旧哲学中，“实在论”就是一个用得非常混乱的术语，有的唯物主义被称为实在论，中世纪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对立的一派也被称为实在论，可是这一派并不肯定客观实在就是物质。又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往往诬称唯物主义是独断论，如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

诬蔑恩格斯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而康德曾称莱布尼兹为独断论。再如，经验论、感觉论也是界限含糊的术语，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感觉论，还有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感觉论。有人把克己禁欲说成唯心主义，把追求享受说成唯物主义，这是多么混乱！正如恩格斯所说：“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①。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澄清了上述种种混乱和歪曲，明确指出，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凡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即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的才是唯物主义；凡是承认精神、意识第一性的，即承认精神、意识是世界本原的则是唯心主义。除此以外，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名词都是不科学的，都只会造成混乱。这样，“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②

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概念是检验各种哲学学派和哲学家的试金石。

从哲学史研究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古往今来，尽管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唱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但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这两类现象的关系作出回答。因此，它们不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就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列宁说，恩格斯“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③。这就说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59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44页。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也是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离开这条基本线索，将使我们陷入扑朔迷离的混乱中，抛弃这条基本线索就是抛弃哲学史的科学性。这条基本线索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史。掌握和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去分析历史上的哲学派别和思潮，哲学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也承认，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接着他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在古代哲学中有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怀疑论者和独断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中世纪有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在近代有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或经验论者’之间的争论。”（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63页）这里要说明的是，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他不能克服对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因而在使用这个名词时不免陷入许多混乱。例如，他所说的独断论、实在论和经验论都是指唯物主义。只要撇开费尔巴哈在使用名词上的偏见和混乱，就不难看到，他所指的是自古以来的哲学，都是围绕着一基本线索，即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各种形式的论争的。费尔巴哈在这里讲的是确凿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是谁也无法推倒的。

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竟然不承认费尔巴哈所讲的这一历史事实，说什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古代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对于用哲学基本问题去划分哲学阵营，硬说“不符合历史真

实”，据说是因为有的哲学家“既不是唯物主义又不是唯心主义”。还认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不准确，没有普遍性，因为它“在古代哲学那里并不成为一个基本问题”。

显然，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之所以否认历史事实，意在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那里是否成为一个基本问题。

让我们先从古希腊罗马哲学谈起。

在古希腊，从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哲学产生时起，就围绕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展开了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列宁称之为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对立。前者是唯物主义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路线。在这以前，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的对立是它的前导；在这以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和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对立是它的继续。

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都不满意用宗教神话的观点来解释世界。与所谓神创造和安排世界的唯心主义说法相反，他们都肯定地认为，世界是由一种统一的物质所构成，然而这种统一的物质是什么，却各有各的主张。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有比水适应性更强的东西，他称之为“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比水和“无限者”更有普遍性和实在性。这都是用物质本身来解释世界。所以恩格斯说他们“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①。

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样，从物质世界本身去寻找根源，认为世界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德谟克利特把古希腊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高峰，提出了“原子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影像说”，并反对“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

德谟克利特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历来为唯心主义者所恐惧和仇视。柏拉图“想把他所能搜集到的德谟克利特的全部作品都用火烧光”（《古希腊罗马哲学》第95页）。列宁指出：

“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①，又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②。这正说明围绕着世界本原问题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

在解释世界的本原问题上，与上述唯物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还有唯心主义种种说法。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经他们抽象化和神秘化了的“数”“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巴门尼德把与具体事物割裂的“存在”看成是真实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论”，用“理念”来说明世界，断言“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回忆说”，认为认识就是不死灵魂对真理的回忆。可见，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是针锋相对的。

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对世界本原问题，是哲学家们共同探讨的中心问题和争论的焦点，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回答不同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硬说在古代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对立，这就从根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62页。

本上歪曲了哲学史。列宁说：“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①列宁在这里以质问的语气抨击马赫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观点“陈腐”的滥言，同样可以说明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斗争也是不会陈腐的。

倘若仅仅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是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这个问题在地域上没有普遍性吗？诚然，恩格斯作出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主要是考察了欧洲哲学史的发展，但恩格斯总结的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试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例来说明之：

天人之辨，在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在先秦哲学中是一个争论的中心问题。所谓天人之辨就是探究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天指天道、自然；人指人道、人为。是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与自然界呢？还是天无意志，不能主宰人与自然界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殷周时靠宣扬宗教迷信的天道观以维护神权统治，那时的“天”是一个有主宰意志的人格神，如卜辞中的上帝，可以“令雨”、“降堇”（饑）、支配战争的胜负和批准筑城等。春秋时期，提出了“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六十年》）和“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念。孔、墨承接了这个天人之辨在理论上的矛盾，孔子一方面不言鬼神，而另一方面鼓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129页。